

高句丽研究资料

第3辑

吉	吉
林	林
省	省
考	考

古
研
究
室

高句丽研究资料

顾 铭 亨 编 译
李 雲 铎

(三)

一 九 八 一 . 三

类号	
卷号	

目 录

- 一、朝鲜研究隋炀帝征战高句丽有关史料 1
- 二、与六—二年萨水战斗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一) 10
- 三、与六—二年萨水战斗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二) 24

朝鲜史学界研究

隋炀帝征战高句丽有关史料

近年来，朝鲜史学界对我国史书记载的与高句丽有关的历史地名位置提出了新的解释。这些新的解释还相继作为定论被写进新编历史著作中。朝鲜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历史研究》季刊1979年第3期、第4期连载的孙英钟的题为《关于同612年萨水战斗有关的一些历史地理问题》一文，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篇。这篇文章的结论，已全部写进同时出版的《朝鲜全史》第3卷中。

过去，中外史家包括朝鲜前几年出版的《朝鲜通史》，一般都根据史籍记述，认为隋炀帝征高句丽战役时，隋军渡过鸭绿江，围攻平壤，退兵时在清川江（萨水）同高句丽军激战，隋军败回。这次发表的孙英钟的文章（及《朝鲜全史》）则认为，这种说法是“荒唐的”，是对历史的歪曲。孙文提出了自己的解释。现将其论点和论据综述如下。

一、认为战争始终是在高句丽“西北边界辽东半岛”进行的，隋军并未渡过鸭绿江。根据是：

1、“考查612年高句丽同隋的战争过程，发现以前的说法

十分不合理。高句丽军始终坚守在辽河一线，并没有全军退到鸭绿江，故军之一部何以能深入到今天的平壤呢？在没有现代技术装备和运输手段的当时历史条件下，以步兵为主的三十万人大部队，携重给养，并不断同高句丽军进行战斗，在短时间内渡过鸭绿江并深入到高句丽中心地带，是不可想象的。”

2. 据《隋书·帝纪·炀帝下》和《资治通鉴》记载，隋九军大败于612年阴历7月24日（壬寅），当时炀帝在辽东前线后方几十里，他听到此消息后于次日（25日，癸卯）下令撤退。“如果萨水即清川江，其距辽东千里余，以当时通讯手段看，一天之内无论如何是传不到的。”因此，“萨水只能距辽东最近不超过几百里”。孙文在注释中指出，中国封建史学家也注意到壬寅——癸卯的矛盾，有的将“壬寅”改为“壬午”，这样便提前了二十天。但《隋书》炀帝纪已将壬寅、癸卯的记事讲得很清楚，并且，《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一向对于支日期述进行仔细核查，发现有误即行删改，并加说明，而记到此处时却既无删亦无改，且无任何说明（据此作者认为记述无误，而是后人对地名位置理解有误。——译者）。

3. “从隋军进攻和败逃的过程看，也可断定它绝对没有渡过今鸭绿江，其进攻的目的地‘平壤城’和途中‘萨水’是在鸭绿江以北”。隋炀帝基本战斗部队一百一十三万人（加后

助部队总数达三百万)，分二十四军于612年阴历正月初三从
 北京附近涿州出发，去袭高句丽前沿防线后于3月15日在辽河
 一线集结，3月19日先锋将姜铁杖等战死，第一次渡辽河失败，
 后直舡桥，渡辽水，在辽东城同高句丽军激战，4月中旬高句
 丽“转移防御阵地”。隋军包围辽东城久攻不克，6月11日炀
 帝督战。战争久拖，炀帝心急，遂将二十四军改编为九军，企
 图水陆合击以取高句丽王所在的“平壤城”。新编九军中，有
 二军为崔弘升、卫文升部改编而成。而卫文升原依炀帝5月18
 日诏书同尚书右丞刘士龙一起在新占领的辽东设郡县建立统治
 体制，5月18日后他为此事用去很多时间，由此可推知九军改
 编令是在五月末或六月初下达的。改编后，九军集结在大凌河
 西的辽河镇和怀远镇，每人需备日粮并武器械具，这至少用去
 月余时间。这样，时至6月末7月初方能离军事行动，据《通
 鉴改并》等书记载，宇文述率军在“平壤城”滞留二十余天后
 退却。这里假令“二十余天”有多大，至晚他也得在7月15—
 20日之间到达“平壤城”（可能因《隋书》记明“七月壬寅，
 宇文述等败绩于葶水，宇文述方有此推定”——译者）。因此，
 九军从大凌河到“平壤城”行军时间只有15—20天。而在当
 时，即使没有战斗迟滞，隋军每天行军也仅为四十里。而大凌
 河至今平壤有二千里，经辽河口也有一千八百里，因此上述时

向內无论如何是赶不到的，何况路上还有战斗。所以，“战斗发生在今鸭绿江以南是不可能的”。

二、以为史书所载“平壤城”并非今日平壤，而是今辽宁凤城。根据是：

1、“高句丽时的平壤并非今日平壤一个”。“当时人们把高郡或陪郡均称为平壤，就像后来人们称京城为长安一样”。史书称高句丽有三郡或五郡，称汉城为南平壤。西209年曾尼都揖安称九郡，因此九郡为高句丽的又一别称。唐太宗高宗时称今辽阳为九郡，可见辽阳也曾为高句丽陪郡。但“与612年战争有关的‘平壤城’并非指辽阳，而是指离辽东城数百里，在隋水军入侵登陆的江口即海边附近的一个地方”。据《三国遗事》等史书称：“安市即九郡”，“高句丽郡邑安市城”，可知，安市城即与612年战争有关的“平壤城”。而凤凰城（今凤城）就是安市城。

2、凤凰城的名字就是“天子所居之城”的意思。凤凰城一名是由“安市城”一名演变而来。古代朝鲜语中，凤凰被称为“阿细”（音译），演为“安市”，遂有“安市城”，继而有“凤凰城”一名。“九郡”一名也由此演变。由于读音变化，有“安细——安地——安郡”的演变。“九郡”和“安郡”是同一名称的不同写法。《辽海丛书》中有一篇《凤城瑣录》记

述说，凤凰山下有一古城，周围十余里，有二门，依山设防，现城石尚存，传为古凤凰城，朝鲜人称为安市城云。

3. “从凤凰城地理位置和地形地势看，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它在高句丽对西北地方的统治中占有重要位置，有着充分条件成为其陪都”。十七、十八世纪的风凰城是在古城旧址上建设的平原城池，其东南二十里的山城即古安市城，该城地势险要可守，城中每居十万人。凤凰城周围有数十卫星城，形成防御体系，很多人认为这些旧城址即高句丽遗物。

4. 史书载隋水军米护儿部四万余人侵入平壤城的罗郭（即外城），高句丽将五百人藏于一空庙中实行奇袭，隋军退却，“这个外城不可能是基本首都的外城。因为当时基本首都平壤外城有居民数十万，外城构筑十分坚固，不可能在一天早晨便告失守，即使使用某种战术也是不可能的。而凤凰城的外城则是用木栅构筑，居民也不多，可以用诈攻入。”

三、认为辽东城即现在的辽阳。根据是：

1. 辽东城是一个平原城池，附近有江水或护城河流过。这有顺川郡北苍里高句丽古坟壁画中“辽东城”图为证。据图示，城分内外两城，正方形，城外有流水。如果是山城则不会是正方形，也不会四周有水。据《资治通鉴》载，612年城

时的辽东城位于汉朝时的辽东郡中心地襄平城，据《汉书》地理志载，襄平城位于室伪水北流入梁水（太子河）。因此，它只能位于今辽阳附近。

2. 《翰苑》记载辽东城位于辽水以东八十里的地方，《大元一统志》说从辽阳到太子河浑河合流点四十里，二书记述相符。

3. 《册府元龟》卷一一七称645年唐太宗入侵辽东城时曾筑垓子以攻城，《月次集》卷八载李延龟诗说辽阳城在1620年时有双重人工护城河。而现辽阳正是截河取水的好地方。

4. 613年隋军失败逃跑时把一切作战物资都丢弃了，在辽东城的高句丽军疑心有诈，两天以后才开始追击。时两军相距多为八十至九十里，追到辽河将残敌消灭数千人。这表明，从辽东城到渡河地点至少有二百里。考虑到历史上军事渡口多选今新民附近，则表明辽东城在今辽阳。

5. 今辽阳仍存高句丽城址。如《辽东志》卷一地理志古迹条有高丽城在辽阳城东南角的记述再。

6. 太子河在《金史》、《满洲源流考》中称作“乌勒呼必喇”，“必喇”为女真语中“江”的意思，因此十二至十九世纪称太子河为“乌勒呼”江，在这之前高句丽时称为“乌列水”，太子河边的辽阳即称为“乌列忽”。《三国史记》卷三

十七地理四有“辽东城本乌列忽”句。

四、认为乌骨城即今岫岩。根据是：

1. 645年唐军与高句丽战争时，久攻安市城（海城附近）不克，唐军内部发生争论，有人主张弃之改攻乌骨城后取平壤。由此可见乌骨城距辽东半岛南部卑骨城很近，只有一二天的路程，是海城至今平壤途中的一个要冲之地。

2. 645战争时，驻乌骨城高句丽军一万余人曾支援白岩城（辽阳东57里），648年安地、乌骨两城高句丽军3万人曾进击侵犯泊灼城的唐军。这说明乌骨城距海城、辽阳、九连城不远，在其中心附近。

3. 据唐人贾耽记述，从山东登州走水路至辽东半岛西端为五百里，继续向东离海岸不远的地方即乌骨城，共八百里。乌骨城是乌骨江（大洋河）边的一个城。

4. 645年乌骨城长官（如后来的界首官或中心即长官），因此，乌骨城从地理上应在所在地区的中心位置附近。

5. 将上述资料综合分析，乌骨城只能在今岫岩附近。而据《岫岩志略》记载，岫岩城外有数个古城，其中高句丽城三座，这个地方位于海城与鸭绿江下游的中间位置，是一个要冲之地。以前人们认为乌骨城在今凤城或其北边的连山关，这是错误的。

五、认为“隋九军渡过的‘鸭绿水’即不是今鸭绿江，也不是辽河，而只能是今太子河下游”。根据是：

1. 《隋书》、《资治通鉴》、《通鉴攷异》等史书都提到隋九军初渡辽水时有三十万五千人，败回时“渡过辽水者不过十之二三”。这些记述中只提辽水，没提“鸭绿水”，可见隋军没有渡过鸭绿水。

2. 很可能情况是，《隋书》原始资料的记述是隋军渡过“乌列水”，而修《隋书》的唐人根据自己所知道的关于高句丽的知识（在660年以后所称“鸭绿水”即指今鸭绿江，王都平壤今平壤）进行了改动，由读音相近误将“乌列水”同“鸭绿水”混同而改成后者了。

六、认为“萨水不是今清川江，而是今哨子河”。根据是：

1. 萨水在“平壤城”、“鸭绿水”和乌骨城之间。上边已论证乌骨城即岫岩，隋军从岫岩向东进犯，宇文述渡萨水时是“由西向东”，因此，萨水应该是在岫岩东边、“平壤城”（即凤凰城）西边、由西向南流的一条河。“因此，萨水只能是哨子河”。原来史家以为清川江为萨水，百济楼与萨水战斗有关，但经考古挖掘，证明百济楼为高丽时代遗物，否定了上述说法。

2. (因《隋书·列传(宇文述)》中记有“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杨坚述)“从哨子河下游算起,经岫岩,海城到太子河下游,以当时里数计称为四百五十里,这也证明哨子河即葶水”。

3. “哨子河得名亦非偶然”。从朝鲜古语和中国读音来看,“哨子”与“葶”近似,是音变关系。现在哨子河下游仍有同“葶”字读音近似的“沙里寨”地名(朝鲜语中“葶”字读音近似“沙里”。——编注)。

七、认为“白石山”即现海城和岫岩之间的白沙山。白石山与白沙山读音相近,意义相同。

根据以上考证,孙文断定,隋军行经“太子河下游——岫岩——哨子河——凤凰城路线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转载自《国外社会科学动态》) 张珏璠

一九八〇年五期

同六—二年萨水战斗有关的历史地理问题(一)

孙永钟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教导说：“高句丽人从小就受到爱国思想的教育，苦练武艺，培养勇敢精神，因此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 and 威武不屈的气概，击退了亚洲大陆最大国家——隋国三百万大军的进攻，保卫了国家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金日成著作集》，第一卷，第229页）

七世纪初叶，高句丽人民迎击了隋国三百万军队的大规模侵略，勇敢战斗，给了侵略者以歼灭性打击，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从而捍卫了国家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

对六—二年战争，特别是对这次战争中成为获得胜利的决定性转折点的萨水大捷，过去发表过很多文章。可是，由于历代封建史家错误地记载了萨水的位置，所以对这次战争的经过，直到最近还没有弄清它的本来面貌，因此也就不能全面阐明高句丽军队和人民在战争中发挥的勇敢精神与足智多谋。

过去把萨水看作清川江，是与《三国史记》、《隋书》等国内外史书的记载有关：隋国侵略军的一部即九军的三十万五千人，渡“鸭绿水”后，经“萨水”来到“平壤城”，而在退却的路上，于萨水遭到巨大失败，一昼夜间逃跑四百五十里至

鸭绿水。那些书里，未加任何注释或说明，所以只能把“鸭绿水”和“平址城”看成现在的鸭绿江和平址。

高句丽王朝灭亡后，并未留下有关它的历史记载，经过数百年的岁月，即使在高句丽人的后裔中间，对往事的记忆和传说也逐渐消失，所以从编述《三国史记》的十二世纪起就把萨水记载为现在的清川江。其后逐渐加以改编并添枝加叶，产生了乙支文德在安州百济捷指挥作战，石士兵大排筵宴，做战争总结的传说，以及七名僧人把敌军诱至清川江水中的七佛寺传说等。（《安州邑志》，古迹条；《安州乡土史》上卷，古迹条，楼亭条）

《三国史记》成书后不久的十二世末诗人金克己在吟咏清川江的诗中写道：“才白销魂处，苍波绕客亭”，对萨水大捷念念不忘。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的封建官僚需淑学著起浚写道：“萨水汤汤漾碧虚，隋军百万化石鱼”。（《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卷五十二，安州目，山川，清川江条）《高丽史》（十五世中叶）写道：“清川江旧称萨水 即高句丽乙支文德败隋军百万处。”（《高丽史》卷五十八，安北大都护府条），它把萨水完全规定为清川江。其后，至《东国輿地胜览》时（一四八一年），尽管十五世纪的里岐同高句丽时的里岐（隋的里岐与此相似）不相同，却无视从安州至义州和鸭绿江的实

际距离不过三百三十五里，仍认为清川江到鸭绿江间的距离为四百五十里是正确的。由于这些记载，进而产生了隋炀帝亲率三百万大军侵入平壤，在萨水被全歼的传说，甚至把它固定在部分史书之上。

考察六一二年隋唐战争过程时，第一个不合情理之处是：在高句丽军並未全面撤到鸭绿江一线，而是在一直坚持辽河一线基本战线的条件下，敌军的一部却能深入到现今的平壤。在缺乏现代技术装备和运输工具的当时历史条件下，以步兵为主的超过十万人的一部队，身负重荷，一边作战一边前进，能在短时间内渡过鸭绿江，到达高句丽的纵深之处，是难以想像的。

那么，这个有名的萨水战斗，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进行的？它不是在现今的清川江，而是在辽东半岛进行的。

萨水战斗並不是在现今鸭绿江以南进行的。首先，分析一下《隋书》或《资治通鉴》所载战斗前后纪日的干支，就可清楚地知道。

据《隋书》炀帝纪和《资治通鉴》，隋军在萨水大败是六一二年阴历七月二十四日（壬寅日），而在辽东的炀帝听到这一消息向全军下达退却命令则是第二天的二十五日（癸卯日）。因此，如果萨水是旧文献中的清川江，那就应是一日之内从清川江走到辽东。但是，其间的距离达一千九百里，以当时的水

法，无论如何也走不到的。因此，“萨水”一定是在距辽东城最远几百里的地方①。

① 封建中国的历史家也知道壬寅——癸卯的记事是不正确的。因此，《册府元龟》的编者，甚至把壬寅日改成比它早二十天的“壬午”日。但是，恰在《隋书》炀帝纪，伊然阐明甚为壬寅——癸卯日商之争。《资治通鉴》的笔者司马光，分析了几乎所有情况的纪日干支，孟注释说，一旦错误就要删掉或纠正，可是他对这个日子，既没有删掉、更改，也没有加注。

“萨水”或“平北城”，并非现今鸭绿江以南的地名，这件事通过阐明隋国九军入侵和退却经过的史书记载，搞清了它的经过期间并不长。因此侵略军不可能做长距离机动的事实，也就更加清楚了。

隋炀帝把基本战斗部队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加上后劲部队，为三百万大军），总共编成二十四军，从现今北京附近涿郡出发为六一二年正月三日，而他们突破高句丽的前哨阵地（武历遼附近），集中在辽河一线（今之新民附近）作完战斗准备，则是三月十四～十五日②。

② 《隋书》炀帝纪与许多史书，似乎是记载了三月十四日炀帝亲在现场统率了侵略军，但他于四月二

十七日却在现今江西柳城县的临海镇（现今锦州附近）。

（《隋书》，卷十七，虞绰列传）

敌先锋步铁杖等死亡，第一次渡江作战失败，是三月十九日。其后，敌人重又制造浮桥，渡过辽水（辽河）后，在辽河东部展开激战。高句丽军出击败退占优势的敌人且进行了勇敢的战斗，然后转移防御阵地。这大体上是四月中旬②。

②《隋书》炀帝纪：三月十九日（戊戌日）以后的甲午日，炀帝渡过辽水，在这之后，有过数战。因为这部分纪日干支，前后不相符合，所以《资治通鉴》的编者把具体日期全部删去，改成丙午围辽东城后，炀帝渡辽水。但是《通鉴考异》在《隋帝纪》却写道：“甲午，车驾渡辽，乙未，大败，丙申大赦”。因为纪日的干支无论怎样错误，也不会错到十三天之理，所以它相当于五月十六（甲午）、十七（乙未）、十八（丙申）日。《册府元龟》（卷八十三）载据四月（将五月错写为四月）丙申日所颁隋炀帝诏书，大赦令从四月十六日开始有效。《其内容可知，这时侵略军已占领辽水以东的一定地区。

史书写道，这时敌军顺便包围了辽东城。辽东城长期不克，炀帝为推动战斗，于六月十一日到辽东城，亲自发号施令。但他并未一直住在危险的辽东城附近，而是住在距城离开这里几十里的后方。